

回首

平生参加过多次升旗仪式,其中20年前与一所山村小学师生一起升旗的情景,至今记忆犹新、难以忘怀。

那是2005年的国庆节,一大早,没等军乐响起,我就带着机关的同志赶往安溪县剑斗镇的一所小学,参加新校园落成和升旗仪式。

那年3月的一天,一场罕见的“飓风”袭击了校舍。一阵狂风席卷而来,肆无忌惮地在校园怒吼狂奔,顷刻间大树被刮倒,屋子的盖顶被掀开,墙体被撕裂,门窗被风刮到数十米之外……一瞬间,美

升国旗

向贤彪

丽的校园满目疮痍,狼藉一片。

尽管学校的校舍是土打的墙、普通的瓦,没有高楼大厦那么宏伟壮观;尽管教室里是陈旧普通的黑板、桌椅,没有华丽的装饰摆设,但在孩子们心里,那是神圣的殿堂啊!他们风雨无阻地来这里读书,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营养,放飞美丽的理想。然而,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,却如一块巨石压在师生们的心头,被毁坏的校园何时才能再现美丽的容颜呢?孩子们渴望重回校园,学校期待四面八方的支援。

“天无情,人有情,风无泪,人有泪。”当媒体报道了小学受灾的消息,立刻引发关注,人们为学校送来了教具和孩子们喜欢的课外阅读书籍;毗邻的兄弟学

校腾出本不宽裕的校舍,让受灾小学的师生们有一个临时上课的地方……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,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,重建校舍的方案敲定了,经费到位了,经过半年多的努力,受灾小学拆除了破损的危房,盖起了新校舍,其面积和功能都大大拓展了——教室宽敞明亮,桌椅、黑板都换成新的,图书室的图书、报刊增多了,操场也变得又大又平整……

在新教室的“校园天地”里,我看到孩子们写的征文:“解放军叔叔为我们捐款,那上面还带着他们的体温呀,让我们感到温暖,增添学习的信心”“媒体叔叔、阿姨们的呼吁,驱散了我们心头的阴影……”

当新校园建成完善之时,正值国庆节来临,升国旗仪式就在十月一日上

午。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,大家紧凑而有序地参观新校区,与师生们亲切交谈。上午九点整,来宾和学校师生们列队操场,随着国歌响起,师生代表英姿飒爽,像解放军那样踢着正步入场,来到国旗下,他们用力挥臂,一面崭新的国旗冉冉升起,此刻,我看见师生们仰望迎风飘扬的国旗,脸上挂着激动的泪花。

校长在国旗下讲话,更是说出了全校师生的心声:“在灾难袭来时,我们的校园被无情地摧毁了;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,我们的校园又浴火重生了!我们感谢伟大的祖国,让我们同声高唱‘五星红旗迎风飘扬……’”歌声从每一个人的心中唱出,在校园上空久久回荡……



看过世界的风景,更懂中国的骄傲。

泉州世遗颂 2025年草庵诗会 主办单位: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文旅局 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:晋江市委宣传部 晋江市文体旅局 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 协办单位:泉州美术馆 晋江市文保中心

明月照见古今人

黄德斌

夜的古榕巷,石碑一样深沉 水陆院里,翁仲拄着剑 静思犀牛望月的传说

建安年间的池岸木植,藏身地底 见证过那如火的海洋,如潮的行商 宗族玉带,织就丝路绵长 铜符契印锚定万国来航的番舶

光明城的繁荣,被铸成一件件—— 官字砖,兽首,青瓷,莲花瓦当 在丝竹管弦声中叠起行衙

窗棂上拓印着深湾良港的潮汐 万里而来的波斯星光,拱门里生辉 文书中,秘藏着无数南番来航的偈章 述说着史册宗牒的辉煌

今人缓步旧址池畔 院中小径边徐徐而行,伫立 凝望,历经宋元的潮痕与裂伤 并肩公子王孙 侧耳千年刺桐港的涛声,回响

(作者系首届粤港澳大湾区“东坡杯”诗歌大赛新锐奖获得者)



扫描二维码 阅读诗会作品



食事

中秋吃芋头

陈德进

“弥芋头,剥光光……”闽南童谣传来,我不由想,闽南人将理干净发丝的脑瓜,趣称为“弥芋头”或“芋圆头”,还真是形象。

闽南山乡田野,壤土多沙,润泉丛生,这给喜欢亲近水、又怕泼水的芋头提供了理想的寓所。就像金庸武侠世界里的扫地僧,那些芋头,大隐居于茫茫稻田旁,层层地瓜垄侧,兀自擎起了长长的芋梗,一茎一茎地顶开如荷似斗的叶片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芋头往往要担纲起重任。芋头母根以及一众大小芋蛋,一窝蜂齐上阵,只要稍那么一煮一焖,就可以作为主食,其绵软的风味口感,搭配着粥汤,实属美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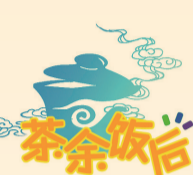
而那些芋梗,若是变黄了,就地拾起,煮熟喂养嗷嗷待哺的家禽;若是青绿的,则切成小段,小煮轻晒,做成腌芋梗,或者芋梗干,作为下饭的配菜。

待到日子好起来,山乡人习惯把芋头作为大菜、硬菜,摆到热闹的宴席上,款待亲朋好友。芋头直接削皮、切块,抹盐,水蒸,就可以出落成略带纹路的粉玉片,漾起的芋香令人食指大动。还可以制成芋泥,老少咸宜。又或者,芋头切块后,再切丁,拌地瓜粉,入汤锅,撒点时令蔬菜,做成芋头羹汤,也是妥妥的乡间美味。

当生活越过越有滋味,闽南山乡人更愿意在芋头上费心思,厨房家常料理中,出现浇汁芋头这样的荤素搭子,也有墨鱼芋头煲之类的“山海协作”,还有拔丝芋头的甜美组合。

而在邻里坊间的店铺中,有些山乡人拿芋头磨浆,或加入糯米粉,或裹在面粉皮里,或夹到酥饼间,组成芋圆、芋卷、芋饼等纷繁多样的芋族甜点兜售着。这让芋头不仅在厅堂上占得C位,还在店堂里赢得了流量。芋头总能紧跟时代步伐,越玩越具趣味,它们出现在大小奶茶店里,让闽南山乡那些年轻人闻风而动,争做芋泥控,品鉴那一缕蓬松绵软的甜香味。

闽南语境中,芋有着护佑的含义。长势良好的芋头,一扒拉开,藏在地里的块根,必定是一众的“芋子芋孙”,“芋子芋孙”用闽南语读来,与“护子护孙”谐音。在这美好寓意的驱动下,芋头总要出现在中秋佳节的望月清单里。月到中秋分外圆,待到农历八月十五阖家团圆的日子,可以不用大鱼大肉,反倒是金黄的番薯块、亮白的芋头,跟月饼一样必不可少。一黄一白,妥妥的金银组合,暗合了人们对人财两兴旺的美好祝愿。最喜中秋嗅芋香。



中秋乐

游笋江

早年中秋月夜,泉州人有结伴游笋江的习惯。“笋江月色”是旧时泉州八景之一。传说中秋之夜三更时分,月亮照在笋江桥中,每一个桥坎都能映出一轮皓月;而午夜时分,在笋江潺潺清波中,可见水中映出清源山和紫帽山的倒影。

烧塔仔

“烧塔仔”是闽南一项充满乡土气息和趣味的活动。中秋节到来的前两天,乡下的孩子们便到处捡拾砖头、瓦片,在旷野中叠成一个圆形“塔仔”。中秋夜,塔内放入从各处捡来的干柴禾燃烧,热闹极了。



月夜点灯捉虫

戴高山

中秋前,妻清理房间,从角落里找出一对煤油马灯。这是我们结婚时她陪嫁来的,一藏就是几十年的光阴。

妻找出马灯时,上面的红纸已脱落,原本镀铬的骨架锈迹斑斑,玻璃罩上满是蛛网和灰尘。那模样已是今非昔比,好比我们的容颜,已经无法回到当初。

妻提着那对马灯,嘴里啧啧不休,脸上的皱纹让人心疼,让我想起了年少时点煤油灯的情景。

少年时,煤油灯除了用于晚间照明、写作业,还有一个有趣的用途——点灯捉虫。那天,我在广播里听到队长叫唤:“今晚,以家庭为单位,每一户人家至少点上两盏煤油灯。点灯捉虫开始了。”当时,我们甚至没能用上带有

玻璃罩、有点耗油的煤油灯。家里有几盏筒易煤油灯,是用废旧玻璃瓶制成,由于玻璃瓶也是不好找的,还有用铁罐做的、用瓦罐做的。我们找一片铁皮在中间钻出一个小洞,再用另一片铁皮卷成一个小灯管。灯管不那么好制作,要很细心。大人们会把卷口封得很密,防止溢油,若再精细一点,还会请人焊上一点锡膏。倒是灯芯比较好找,找上一件不再穿的旧棉布衣,撕下几条小布条就行了。

傍晚时分,我望见母亲忙碌的身影,她准备灯火、木盆和砖块。别人出两盏灯,我们也出两盏灯。她把两个煤油灯,分别放在两盆清水之中,用旧砖头垫起。天气晴朗,微风吹起,月光如水,正是中秋好时节。稻子拔节孕穗了,有

一种可怕的螟虫是飞蛾的幼虫,它们会钻入拔节的水稻里,啃食孕穗的茎秆,使拔节的稻穗变成白色的秕谷。

飞蛾喜欢扑火,人们用灯光,引诱它们。

是夜,蛙声齐鸣,人声嘈杂。我们守着那一片灯火,守着一年一度的好收成。此时,孕穗的稻谷如同含羞的新娘,它们鼓起一个个、一簇簇期待丰收的身影。月光下,偶有探出白花的穗头,轻轻舞动着。我们走在田埂上,微风徐动,稻花轻摇,阵阵的香风扑鼻。

月光下的田野,纵横交错的田垄,我们看见无数的灯火在闪亮着。星星点点,连成一条一条的直线,微风起时,轻轻摇晃,一派万家灯火期待丰收的好时光。飞蛾来时,它们顺着田埂上的灯火,

在每一朵摇曳的灯花周围,盘旋飞绕着。飞着飞着,一个不小心掉落进水盆里,成就了它们梦一样的追求。

点灯捉虫的场景,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,会持续到煤油燃尽。远远望去,宛如万家灯火,和月亮一起升起。我们穿着土布衫,吃着稻田收来的米,看着摇曳的灯火,享受着秋夜的宁静。

望着那对没能点上的煤油灯,我和妻都想起了旧时光,如今,儿女成双,还有孙辈绕膝,幸福和时间一样,飞快成长。当电灯取代煤油灯,我们甚至连那么好的煤油灯,都不再需要使用了。欣赏着美丽的月亮,我偶尔会想起,那个万家灯火、点灯捉虫的岁月。

美丽的中秋,就是这么容易惹人思绪万千。



九层塔

刘衍

江上的风裹着水汽漫过来时,我正走在湿地的栈道上。脚下的地面微微泛潮,泥土与水草的腥气悄然漫入鼻腔——这是湿地独有的、带着生命力的呼吸。忽然,夕阳从云层的隙隙间漏下,洒在水面上,一片晃眼的金黄,就在我眯起眼的瞬间,一缕清苦的香气先一步钻进了鼻尖。

循着香气望去,栈道下的浅滩边,几株九层塔正从菖蒲与芦苇的缝隙里探出头来。它是一种草本植物,因花序呈多层塔状堆叠,才得了“九层塔”这个名字。茎秆不算挺拔,叶片却绿得发亮,被风推着轻轻摇曳,倒像是在隔着水汽与我打招呼。

香气撞进鼻腔的刹那,我竟怔住——太熟悉了。那年在乡下做教职工时,学校厨房后墙的空地上,曾疯长着一丛九层塔。刚掐了嫩尖下锅,没几日便能从茎秆里憋出新芽,绿得油亮,透着股蓬勃的劲儿。厨工炒海蛎最是讲究,必得临下锅前才从地里揪一把,洗净扔进热油,“滋啦”一声响,清苦的草木香里瞬间裹进海蛎的鲜灵,顺着窗缝门缝飘逸。

记忆里的香气与此时的味道重叠在了一起,让我想起了厨工凌晨备菜时的吆喝。

俯身细看,九层塔扎根的地方实在算不上讨喜:一半泡在浅水里,一半陷在混着贝壳的淤泥里。可即便如此,茎秆依旧执拗地往上蹿。我从最高的那株轻轻数到九层,每层都顶着细碎的白花,花瓣薄得像蝉翼,风一吹便簌簌落下几瓣。旁边的芦苇丛里惊起几只白鹭,翅膀扫过水面的声响吓了我一跳,再回头时,那几株九层塔还在原地轻轻晃着。

望着湿地深处连天的芦苇,我觉得这几株九层塔亦有“在水一方”的意趣——不与芦苇争高,不跟菖蒲抢湿地,连紫微花的娇艳也没有,就这么安安静静地立着,看似柔弱,却让人移不开眼。《本草纲目》里还称它有“止血止痛,消肿解毒”功效。

沿着栈道慢慢走,那缕香气总在鼻尖不远不近地跟着。转过一片丛生的水蓼,撞见几个水鸟的窝藏在草丛里,破碎的蛋壳泛着白光。坐在栈道尽头的石阶上,阳光斜斜地打在九层塔的花上,像是谁随手撒了把碎星星在上面。想起苏轼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的从容,我恍然觉得,这湿地里的九层塔,倒像位沉默的同行者,用香气勾兑旧时光,用韧劲打动人心。起身时,暮色已深,九层塔绿影依旧在风中点头,仿佛在说:这人间的好,是要慢慢咀嚼、细细品味的。



明月何曾是两乡

余金荣

桂花香,裹着冰糖的清甜,猛地迸发出来。配月饼的,是自家橘子上结的果子,父亲总会特意留下几个最大的,专供此夜。

后来,我到了泉州工作,与故乡隔着千山万水。我渐渐开始留意当地人是如何过中秋的。这里的节庆氛围似乎绵长,更具市井烟火气,中秋拜月、博饼、听香……温情绕心间。我也入乡随俗,月饼自然依旧是必备的,只是种类早已琳琅满目,在尝遍各种新奇口味后,我独独爱上了那咸甜交织、油润起沙的蛋黄莲蓉馅。再后来,萌生了自己动手做月饼的念头。

最初是从最简单的冰皮月饼开始。将糯米粉、粳米粉、澄粉与牛奶、糖浆混合,上锅蒸熟,待凉后揉成光滑的面团,扯下一团,包入豆沙或莲蓉馅,用模具

一压,一个晶莹可爱的月饼便成了。儿子和丈夫围在厨房,看着我忙碌,他们总是手工月饼的第一个品尝者,且毫不吝啬地赞美:“这样的月饼,又健康又好吃!”我听了,心里自是美滋滋的。后来,居然渐渐解锁了更多月饼的做法。曾经尝试着用紫薯泥做馅,那天然的紫色浪漫而健康;也尝试包入各种水果粒,清爽不腻。自制的月饼少了几分油腻,多了几分食材的本真,对于我们这些需要控制体重的中年人,实在是友好极了。

当成果分享给邻居、同事时,收获的赞美更让我感到一种融入的快乐。这已不仅是为了吃,更像是一种创造,一种用双手构建当下生活实感的过程。

如今每年的中秋夜,我常常在阳台上摆开小桌,上面放着自己做的紫薯冰皮月饼和传统的蛋黄莲蓉月饼,再摆上

天伦

柚子、茶水。儿子已长得很高,丈夫泡着茶。我们一起吃着月饼,抬头赏月。泉州的月,和故乡的月,是同一轮,澄澈、圆满,清辉遍洒。望着它,心底那缕关于黄皮酥月饼的乡愁,依然会泛起,带着淡淡的忧伤与惆怅。

然而,心境终究是不同了。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。”月光之下,我的童年与我的中年,我的故乡与泉州,何曾是割裂的两端?父母在那头给予的爱,与我在头与丈夫、儿子共同创造的温暖,本质上是相同的呀!都是努力地在岁月的流转中守护一份团圆的心意。

月光温柔地笼罩着我们,也一定同样笼罩着远方的亲人。我咬了一口月饼,甜意在口中化开,心中一片宁静。